

# 我的眼泪为谁飞

李迪◎著



20世纪60年代的老北京四九城  
一个胡同大姐在这里野蛮生长

她的命运高开低走，却依然清醒自持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我的眼泪为谁飞

李迪◎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的眼泪为谁飞 / 李迪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9

ISBN 978-7-218-13256-3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2772 号

WO DE YANLEI WEI SHUI FEI

我的眼泪为谁飞

李迪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刘 宇 马妮璐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装帧设计: MM 末末美书  
QQ: 974364105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204 号 2 号楼 ( 邮政编码: 510300 )

电 话: ( 020 ) 85716809 ( 总编室 )

传 真: ( 020 ) 85716872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17 千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 020 - 85716808 )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 020 ) 85716826

因为认识了他，老天注定要折磨我！

飞进湖中的野鸭溅起一颗水珠儿，落在荷叶上。

风儿吹过来，荷叶摇啊摇。

我是水珠儿。

他是荷叶。

## {第一章}

### 01

∴

黄毛丫头去赶集，买个苹果当鸭梨。

十四岁，我就离开了爸妈。

那一年，是1969年。除了太阳月亮没疯，一切都疯了。

文化怎么了？干吗要革它的命？我不懂。

就知道不上课了，好玩，跟着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满大街疯跑。

有一天，他们要给胡同改名。一个东厢房胡同，一个西厢房胡同，两边的老头儿老太太都抱着锣鼓出来欢迎。一个猪脸大哥踩在板凳上，跷着脚，用红纸把东厢房的路标盖住，大笔一挥，改成了东风盛胡同。墨汁还往下滴答哪，东边就美起来。咚咚锵！咚咚锵！锣鼓敲得山响，没牙大嘴咧成瓢。

可西边不高兴了，个个脸拉得像河马。为什么？猪脸大哥给他们改成了西风衰胡同。

凭什么我们西风衰呀？衰到哪儿去呀？于是，乱叫起来，不干！不干！

这时，有个明白人跳出来，小将们，红卫兵小将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西风烈，长空雁叫霜、霜、霜……

这位“霜”了半天，想不起来了。

有人赶紧接上，霜晨月！

又有人说，不对，是双飞燕。长空雁叫双飞燕！

两个人就争起来。龇嘴獠牙，舞拳弄爪。

明白人说，都是革命群众，别争了，有西风烈就行。红卫兵小将们，你们给改个西风烈，好不好？

西边的人齐声叫好。结果，又改成西风烈胡同。

于是，皆大欢喜。胡同两边赛着敲锣打鼓咧大嘴。

这时，又有个更明白的人跳出来：不行，不行，两边不对称！再说，一个东风盛，一个西风烈，到底哪边风大啊？都分不清敌我了……

话还没说完，就被西风烈的人围住，叫你不对称！叫你不对称！几拳打肿了嘴。这样的热闹没看多久，局面就乱了。批斗，游街，抄家，跳楼。

哪儿是革文化的命，是革人命啊！

天要塌了。我家所在的部机关大院惊恐不安。

终于，有一天，大字报贴到我家门口。爸妈也被革了命。

我从小就知道，我家是干部家庭。我爸在中南海上班，我妈是领导人的秘书。家里有两个阿姨。照妈的话说，我为什么长得白净，就因为从小没受过罪。三年自然灾害，我正长身体，爸一个月去一趟上海，买鸡蛋，买苹果，家里没断吃的。我爱梳小辫儿，爸就从广州带来一堆皮筋儿，红的、黄的、绿的，我今儿扎黄的，明儿扎红的。爸还老出国，给我买稀罕东西。小皮鞋是日本买来的，嘎嘎响。手风琴是苏联买来的，没有键盘，全是小黑钮。一拉一按就出声。我在家里乱拉，呜哇！呜哇！把房顶都掀了。妈嫌吵，出来进去捂着耳朵。后来，我慢慢拉出调儿了，东方红，太阳升。妈就乐了。下班回家就叫，菊儿，拉一个！我就拉一个。我不爱跟女同学跳皮筋儿，边跳还边唱“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没劲！家里的香蕉梨吃都吃不完。我爱拉手风琴，爱唱歌跳舞。后来，学校提倡艰苦朴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同学们就说我，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我吓得再也不敢穿好的了。一天，舅妈来看我，给我买了新衣服，我赶紧叫阿姨先拿补丁补上。舅妈不明白，说好好的衣服干吗补啊，这不是皮裤套棉裤吗？我说，舅妈您不知道，同学都穿带补丁的衣服，我要是直接穿新衣服上学，他们就围上来跟看猴儿一样。舅妈笑起来，又拿出一双漂亮的花袜子，袜子穿在鞋里，谁也看不见，就不要补了吧？我说，要补！我拿过来学着自已补。咔咔！剪一小块儿破布，补在新袜子上。一到学校，我就主动脱下鞋对同学说，你们看我的袜子多破！有心细的同学就叫起来，我们的袜子都补在脚后跟，你的怎么补在脚面上啊？

想不到，幸福的日子说没就没了。

文化大革命，走资派，苏修特务，大字报把我家都糊严了。我爸妈被人揪走，挂牌批斗满街游。最后，宣布从北京赶走。先赶到北大荒，冰天雪地冻成木乃伊。后来，又押到河南沈丘五七干校，下砖窑，烧板砖。

我的大脚奶奶带着我弟我妹被一起赶走，落户在干校旁的村子里。

不知为什么，从旧社会过来，奶奶没裹小脚儿，而且脚特别大，42码鞋穿着都紧。她总跟我念叨，说当年的生活特别苦，一件破棉大褂，白天爷爷出去干活儿穿，晚上回家就当被子盖。屋里堆一堆稻草，白天堆在墙角，晚上扒开就是床。她给爷爷做了一双鞋，爷爷舍不得穿，怕穿坏了，出门提在手里光脚走。奶奶说，爷爷哪儿都好，就是嫌她脚大。在我爸五岁的时候，爷爷就跑了，不要她这个老伴儿了。奶奶年轻就守寡，带着我爸没有再嫁。天上下雨淋雨，地下刮风喝风。想不到我爸刚长得锄头高，就跑去当了兵。奶奶的眼睛都哭瞎了。奶奶一讲这些老话就掉泪，脸上的褶子淌成河。那时候我小，不理解她，一听她又要讲了，就说，我知道了，爷爷嫌您脚大，吓跑了。奶奶您脚是大！那是过去的事了，别老说了，您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奶奶听我这样说，就不念叨了。她一个人坐在那儿，一会儿又掉泪了。

我看她又掉泪了，就走开。不想劝，劝了也没用。

现在，我经历了，理解她了，知道做女人有多难了。

可是，奶奶早就没了。她要是还在，她再讲，我会好好听，会跟她一起流泪。

我苦命的大脚奶奶！

因为“文化大革命”革得收不住了，中央就派部队接管各个部委。我们大院跟部机关连着，所以也来了部队，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

他们开进大院的时候，排着队，唱着歌，革命军人个个有脑筋……

我还笑呢，心里说这叫什么歌啊。后来才知道，这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的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军宣队一进大院，就挨家挨户对户口，赶人下乡。

队长姓鲁，他瞪着两眼对我说，你，收拾收拾，跟你爸妈一起去河南！

可是，进驻学校的军宣队袁队长就不同意我走。因为我能唱会跳，是文艺骨干。

袁队长叫袁江，四十来岁，长得很帅，高鼻梁大眼睛。身条特好，站在那儿像

一根葱，青是青白是白。他不但能歌善舞，手风琴还拉得倍儿棒。他一进学校就要组织文艺宣传队。

不行，这孩子不能走。必须留！

不行，这孩子不能留。必须走！

为了我的走留，大水冲了龙王庙。袁队长跟鲁队长顶起了牛。

一边东风盛，一边西风烈，两个队长谁也不让谁。

最后，袁队长急了，你非要她走，往后大院里所有的孩子，我们一概不收！

那会儿上学不用考试，划片儿上。鲁队长所管的孩子，按片儿划都归我们学校。

他没辙了，只好特批我留下。

就这样，大院里所有要赶走的大孩子，唯独我留了下来，进了宣传队。

那会儿，我刚满十四岁。

我爸被人从东北直接押送河南，我妈回北京来接奶奶。

在兵荒马乱的火车站，在失魂落魄的人群里，我跟妈见了面。

身后是哭成泪人的奶奶、弟弟、妹妹，和打好的一堆破行李。

这才几个月啊！妈一脸褶子，满头白发。

我抱住妈，闻着她的味儿，哭花了脸。

押送的人叫起来，快点儿！

我说，妈，我要跟你走。死也跟你死在一起！

妈给我抹抹泪，菊儿，坚强。别说死，好好活着！看好房子看好家！

妈，我不死。我看好房子看好家，谁也抢不走！

妈和奶奶就这样带着弟妹离开了，连头也没回。

起风了。她们的白发飞起来，缠在一起。

我不知道站了多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

说是家，就是四间空屋子。好东西，抄走了。破东西，带走了。

空空的，静如死。喘气都有回音。

一只小壁虎，不慌不忙，从桌脚扭到床下，没注意到屋里还有个我。

从此后，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儿，自个儿跟自个儿过。

一张桌子，一张床。

怎么过呀！

不久，恢复上学了。叫复课闹革命。

一下学，回到家，一个人也没有。关起门，像进了山洞。

晚上怕鬼来，拉桌子顶住门。钻进被窝里，蒙起头。半夜，鬼化成烟，从门缝儿飘进来，站在床边喘气。我吓醒了，不敢看，不敢哭，更不敢开灯。

爸妈的工资被没收了，只给我留二十八块钱。那会儿，钱值钱，够买一个月的饭票。

我每天端着碗到部机关食堂打饭。叔叔阿姨看我可怜，不让我排队，让我先打。

院里有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儿，叫丛林。他妈是后勤人员，在食堂小窗口负责打饭。看见我来了，就多给一勺。给完了，叹口气。唉，造孽噢！

我知道，她在骂坏人，骂那些欺负我们家的人。

我端着碗，吃不下。

想爸妈，想弟妹，想大脚奶奶。听说他们在乡下苦死了，真想把饭寄给他们吃。

好不容易盼到七月，放假了，我要去河南看亲人。

把家门锁好，说一声，再见！

跟谁呢？

小壁虎。

家里只有它。

有时候，我会放一点儿菜饭在床底下。过两天猫腰一看，全干巴了，它也没吃。

屋里空空的，靠什么活呢？

那会儿，火车票很便宜，好像是七块钱。

世道乱，路上谁也不能理，当没看见，当自己是个哑巴。

一个人的车站。一个人的火车。一个人。

每年，我看亲人一次，哭一次。

他们住在河南沈丘。爸妈每天烧砖，窑里进，窑里出，是活动的机器。脸上手上身上全是黑的，只有眼珠儿是白的。累了靠在窑上，要不是眼珠儿转，跟死人一样。

大脚奶奶带着我弟妹住在农村，靠种地活着。她在前面刨土，弟弟妹妹在后面下种。下完了，拿脚踩实。歪七扭八，种了一路小脚丫儿。

祖孙三口，住一间土坯房。门洞特矮，进出得弯腰。

因为盗贼多，为了防着，只留一个小窗。猫都难钻。

沈丘穷，喝的是沙河水。水是浑的，挑到缸里，放明矾沉了才能喝。

妹比我小一岁，每天扛着大水桶去挑水。桶打脚后跟儿。咚！咚！

我追上去帮她挑。一挑，根本挑不动。

水质不好，我一喝身上就起包。第一天喝，第二天准起，灯泡似的浑身都是，痒得抓心。一挠就破，一破就流黄水，几天不收口。只好抹紫药水。到处抹，抹成会走路的烂葡萄。

弟弟妹妹说，他们刚来时也起包，日子长了，适应了。

我心疼他们，更佩服他们。

奶奶不再忆苦思甜了，眼下比过去还苦。她说，过去到了春节，地主还给白面包饺子。弟弟妹妹说，地主真好。奶奶吓得忙去捂他们的嘴，两眼直往门口看，生怕门外有耳。

那会儿很紧张，人整人，整到骨头里。

奶奶说，有一次开批斗会，在台上写大标语的人不注意，把墨汁掉台下了，可巧台下正在粘毛主席像，墨汁掉到毛主席两个眼睛中间，伟大领袖就成了二郎神。这个人马上就被揪到台中间，正式大会没开始，先把他的臭揍一顿，还用墨汁把他也画成三只眼。

从大脚奶奶住的那儿到我爸妈那儿，还要走很远一段路。

我走到的时候，窑里正出砖。爸在窑里，妈在窑外。

一见到妈，我就哭了。

看见妈勾着腰搬砖，整个人又黑又干，像烤糊的窝头片。叫她，她都听不见，跟砖一样。我难过得恨不得想杀人！

我妈家里有四个孩子，她最小。她的三个哥哥从小就呵护她。她高挑，白净，写一手娟秀的字，会四国语言。她本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却要在这儿受罪！

我发誓，一定要为妈申冤，让妈过上好日子！

从河南回来，我就卖命读书。那会儿，高中改为两年，毕业了直接上大学。我

妈就想让我上大学，让我当翻译。我学的是俄语，班主任郑老师就是教俄语的。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的大学生，长得很漂亮，有点儿像电影演员谢芳。她老公是装甲兵的师长。郑老师说我语言天分好，选我当课代表。我家对面住的叔叔在苏联大使馆工作，也老给我看俄文报纸。所以，我俄文特好，到现在还记得毛主席万岁怎么说。

郑老师知道我家的事，对我特别好。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郑老师在黑板上出了题，叫愿意答题的同学到讲台前，用板书方式直接答在黑板上。我把手举得像根旗杆，郑老师微笑着点点头，让我答题。我走上前去，用粉笔在黑板上起劲儿写。写着，写着，身后忽然传来怪声，叽叽喳喳，咕咕嘎嘎。起先我还以为自己答错了，一下子紧张起来，手都发抖了，直着两眼自己的答案。很快，怪声变成骚动。郑老师走到我身后一看，马上把我拉到讲台后，紧跟着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

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裤子上渗出了血。郑老师说，你来例假了。

啊？我不懂。我吓坏了。没人告诉我这些。我妈要是在，可以跟妈说。妈不在，跟谁说？我吓得直哭，还以为自己得病了，要死了。

郑老师说，你不要怕，这很正常。说着，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些东西，纸啊，月经带啊什么的，一边帮我弄，一边说，孩子，你长大了！

我不敢看，也不敢听，脸上像着了火。

在这个时候，小女孩儿最需要母亲的关怀和指导。

可是，没有。过后，我又不敢跟妈说，怕她着急。

后来，我觉得自己懂事了。就像郑老师说的，我长大了。

我有了秘密。下面长了毛儿，乳房也开始发胀。我躲着男生，总感到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对，好像要看穿我的衣裳，看到我的秘密。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男人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我，抱得紧紧的。跟着，把嘴贴在我脸上，手伸进我怀里。我听到他颤抖地喘气，感到他绷直的身体，闻到他奇怪的味道。

我吓坏了。叫又叫不出，抓又不敢抓。因为，他是——

袁队长！

那是一天放学后，袁队长把我叫住，说到他办公室去排练节目。

因为学校要组织野营拉练，为鼓舞同学，宣传队就编了歌舞、快板等节目，准备到拉练路上去演。每天放学，我们都到袁队长办公室去排练。他的办公室很大，原来是数学教研室。

当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就他一人。他说，你把门关上。我刚关上门，他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我。他很熟练，两手从我胳膊下穿过，一下子就捂住我的乳房。这几天我正为乳房突起感到难堪，现在被他两手一抓，羞得像脱光了一样。他又扭过我的身子，跟我脸贴脸，把嘴对到我嘴上……

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那会儿才多大啊！

我吓哭了。

嘴是吃饭用的，他这是干什么啊？

看见我哭了，他放手了。脸涨得像画儿。

别哭，他说，我就是喜欢你。我不会坏了你。

我还是哭，说不清是害怕，还是委屈。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好叔叔。人长得精神，歌唱得好，舞跳得好，还会拉手风琴。我崇拜他。他对我也好，像父亲一样。最关键的，是他把我留下的，没让我下乡。

可是，想不到他会这样。

我怎么反抗？没法反抗。

一个小女孩儿，爸妈又不在身边。怎么办？只有忍着。

后来，我知道了，这叫吻。

这就是我的初吻。被迫的，突然的，可怕的。

不过，他到底没对我下手。就是搂搂，抱抱。最可怕的一次，是把手伸进我的裤子里。我拼命挣扎，又窝着腰哭起来，他才住手了。

他老是这样，我心里特害怕，找不到人说。后来，还是跟郑老师说了。

只有跟她说。

我说，他摸我。

郑老师问，谁？

我吓得不敢说了。

郑老师说，告诉我，别怕。

袁队长。

郑老师一听，不说话了。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军代表，她能不怕吗？

过了一会儿，她好像又不怕了。

她跟我说，你这样会怀孕的！你不要跟男人接触，这是你一辈子清白的事！

郑老师没说那么深，我也没听懂。

我就觉得，噢，男的摸我了，他身上的虫子爬到我身上，我就会怀孕；男的坐过的凳子必须擦干净才能坐，不然上面的虫子钻进我衣服里，我就会怀孕；跟男的说话不能太近，如果近了，他的虫子就会飞过来，我就会怀孕。

那会儿，我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对男的，包括班里的男生，都特别害怕。我从来不与男生说话，也不跟男生一起走。我跟男生坐一个课桌，要用铅笔刀在中间划一道。别过我这边来！别让我怀孕！

郑老师对我说，菊儿，你是个女孩儿，你爸妈不在，我就是你的家长，是你妈。你有什么事必须跟我说，千万别瞒着我。

我点点头。

可是，袁队长是军宣队领导，又是宣传队队长，我能把他怎么样？

只能小心他身上的虫子。

打这以后，每次要排练节目，我都等人多了再去，绝不自己先去。我觉得袁队长看出来，因为他的眼神怪怪的。但是，他没跟我生气，照样对我好，常常表扬我。我呢，也争气，拉练去密云，去延庆，我永远走在第一个。脚走烂了也不怕，照样跳舞唱歌。

那会儿，常有部队到学校来招演员，总政的，海政的。一来，袁队长就推荐我。我不仅跳舞跳得好，还会编舞，来招人的都挑上我了。可是，一政审，不行，爸妈都是反革命，他们担心我跳着跳着舞，会往台下扔个手榴弹。

后来，地方上又来招空姐，那会儿叫空中服务员。袁队长还是推荐我去试。招

空姐的人说，你跳个舞吧。我就跳了个藏族舞——《毛主席派人来》。跳完了他们就鼓掌。学校去了十个女孩儿，当时就选了三个，其中就有我。结果，也要政审。一听我爸妈是反革命，不要。怕我上天把飞机炸了。

我又落选了，袁队长直摇头。看得出来，他我心里为我难过。

真的，如果没有揍我那些事，我一直就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叔叔。

可是，他干吗要对我那样儿呢？

难道男人都那样儿吗？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很害怕，也很好奇。

郑老师看我又害怕又好奇，就跟我说得深一点儿了，女人的身体怎么怎么样，男人的身体怎么怎么样，男人和女人怎么样就会怀孕生孩子。如果怀了孕，例假就不会来了。

我似懂非懂，开始按日子算例假。上个月十四号来的，就记上。这个月过了十四号还没来，就害怕了。哎哟，我是不是怀孕了？赶紧去找郑老师。那会儿，我们管例假叫倒霉。

郑老师，我怎么还没倒霉呀？是不是怀孕了？

郑老师说，他碰你了吗？

我摇摇头。

那你再等两天吧。

我就提心吊胆地等。过了两天，来了。谢天谢地！

那会儿，郑老师就是我妈。

她到哪儿都带着我。拉练的时候，我俩就睡一被窝儿。我有什么话都跟她说。

终于，事情发生了变化。我发现袁队长突然不理我了，一见着我就躲。我心里特别扭。

没过两天，他老婆从东北来了。

我偷偷一看，哎哟，老得能当他妈。

他这么帅，怎么会找这样的老婆？

再以后，袁队长消失了。说是调走了。

起初，听他调走了，我特高兴，精神上再也不会受折磨了。以前，他一跟我说到办公室排练，我就紧张。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可是，当他真的走了，真的消失了，再也听不到他唱歌，再也听不到他拉琴，再也听不到他喊排练，我心里的滋味儿又说不出来。很难过，很失落。

有一天放学，我路过他的办公室，忽然听见他喊，菊儿，菊儿，排练了！

我高兴极了，大声叫，袁队长，你回来了？

可是，他没有回答。

办公室的门关着。

办公室的窗户也关着。

紧紧地，关着。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人，失魂落魄。

他要是真的回来了多好啊！哪怕搂我亲我。

回想起他搂我亲我，那个动作，那个味道……

唉！——

后来，我听说，袁队长挨了处分，转业回农村了。

再后来，传来更坏的消息，说他下地干活时被马车撞死了。那马受惊了，带着车疯跑，眼看要撞着他老婆，袁队长冲上去把老婆推开，自己却被车撞了。脑浆都撞出来了。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接连几个晚上梦见他。

他叫我，菊儿，菊儿，排练了！

声音清楚极了。

我也答应他，哎，来了，来了！

他向我走来，张开双手。

只有脖子，没有脑袋。

我吓得尖叫一声。

我醒了。我哭了。我病了。

一连病了好几天。

我病好以后，没过几天，很多同学就分配工作了。那会儿，分的工作真好，首钢啊，七机部啊，还有当兵。我当不了兵，招工的人也不要，干着急。郑老师劝我别急。她说，你爸妈不可能老关着，你等着吧，说不定以后你还有机会上大学呢。

没想到，这时候突然出了黄帅的事件。一个叫黄帅的女生要造学校的反。得，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饭。

学校接到上级通知，让没分配的学生集体去郊区插队当知青。我流着眼泪跟郑老师告别。郑老师说，去吧，劳动劳动也好，有时间我一定去看你。

插队的学生打着红旗出发了。红旗上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去哪儿啊？昌平。长陵公社。

说是昌平，其实一点儿都不平。全是山，一片山。

可当地老百姓却美滋滋的，说这儿是风水宝地。为什么？有十三个皇陵，埋了十三个皇上。还有皇后、妃子、太子、太监什么的，一大堆。

当年，是谁选这儿当风水宝地的？

老百姓说，是一个姓姚的和尚。当年，明成祖朱棣身着便装，带一帮人到处选风水宝地，选来选去都不中意。路过昌平进村讨口水喝，刚好碰上村里娶媳妇。朱棣爱管闲事，一掐算，不对啊，今儿个也不是黄道吉日，娶什么媳妇啊？是谁给人家选的日子？村里人说是姚和尚。朱棣说把他给我叫来！就把姚和尚叫来了。朱棣指着鼻子说，今儿个也不是黄道吉日，你凭什么让人家办喜事？姚和尚说，我知道今儿个不是黄道吉日，可我掐算出有一位贵人会路过本村，龙虎相冲，逢凶化吉。朱棣一听，吓了一跳，心说这和尚厉害啊，居然点破了我的身份。何不请他为我选陵？就亮明身份，说我是朱棣，请你帮我选陵地如何？姚和尚说，善哉！您还跑哪儿去选啊，昌平这地界群山环抱，聚气藏风，正是皇陵圣地。可以安葬皇上的万子重孙！朱棣闻之大喜，下令圈地修陵，圈得比北京城还大。可是，他脑水不足，没想到姚和尚一语双关，不但说了昌平是皇陵圣地，还同时点出，大明朝到了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就会灭亡。万子，就是万历的孙子。重孙，谐音就是崇祯。你看，神不神？

甬管神不神，昌平有十三个皇陵是真的。什么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背都背不过来。

长陵公社就管着这十三个陵。一个陵一个大队，共十三个大队。

学校安排一个大队安插十个知青，四个高中生带六个初中生。

我去的裕陵大队，也就是裕陵所在地，陵里埋的皇上叫朱祁镇。

朱祁镇的传说多极了，他当过皇上坐过牢，轻信奸臣，乱杀忠良，直到临终才良心发现，遗诏废除活人殉葬，救了千百无辜性命。当地人说，这是他一生唯一的功德。

我们乍一进裕陵，吓了一大跳，地里干活的农民个个都光着大膀子。男的光，女的也光，晃悠着两个大乳房，抱着孩子就在我们面前咔咔地喂奶。

男生都低下头不敢看，我们女生也不敢看。

劳动中间休息，几个女社员闹着笑着，突然一拥而上，把一个男社员的大裤裆扯下来。那男的双手捂着要害，光着屁股乱跑。

哎哟，怎么跟野人一样啊！

我们这些学生，从城里来，从机关大院来，哪儿见过这个阵势，全吓傻了。本来上学下学好好的，啪的一家伙给甩到这么个地方来，谁受得了啊！

不过，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个地方的确比城里好。看哪儿都新鲜。山青得耀眼，水净得见底，河里的鱼儿都是透明的。

我们知青单住一大排房子，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到现在，我还留着当年的照片呢。

来到农村，当了农民，第一天就让我去耨地。耨什么？白薯秧。

地里的白薯秧一眼看不见边，人家农民就蹲在地里，手拿小耨子，咔咔，耨松了土，耨掉了杂草。看上去，又轻快，又好玩。

可是，我呢，跳舞的大长腿蹲下去，没耨几下，腿就酸了。我一看，不行，蹲不住，干脆就跪在地上，一边往前爬，一边耨。白薯秧是一溜一溜的，秧子两边长着杂草，两样都是绿的。我累得汗珠子都滚到眼睛里了，一会儿就分不清了。咔咔，把白薯秧都耨掉了。

生产队长看见了，就跟我嚷嚷，你是怎么干的？看看人家！

我抬头一看，人家农民都耨到头了，我才耨了一点儿。